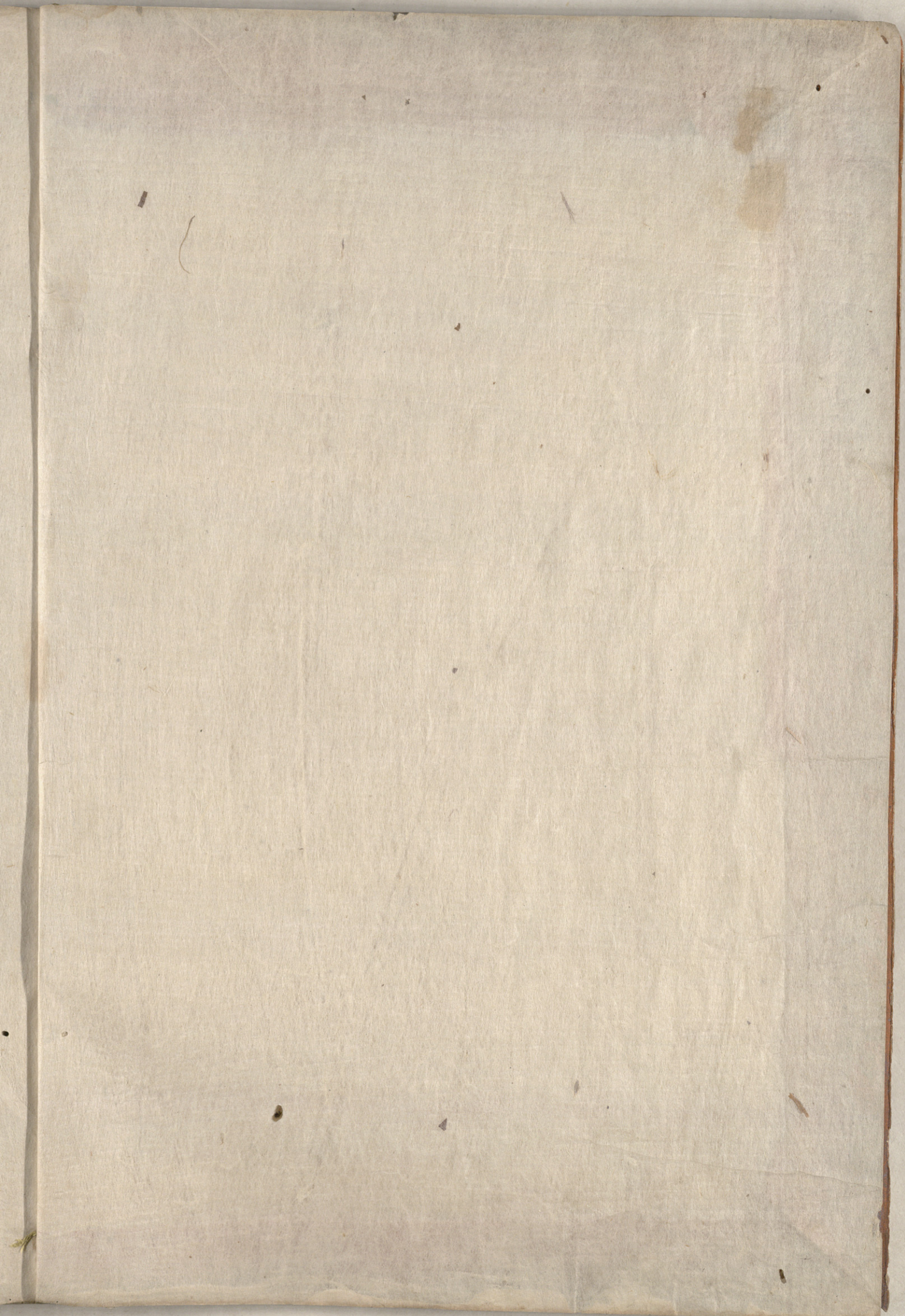


借四

尚書

四



兩字卷第

與第

各

不

公

公

公

公

同音

五

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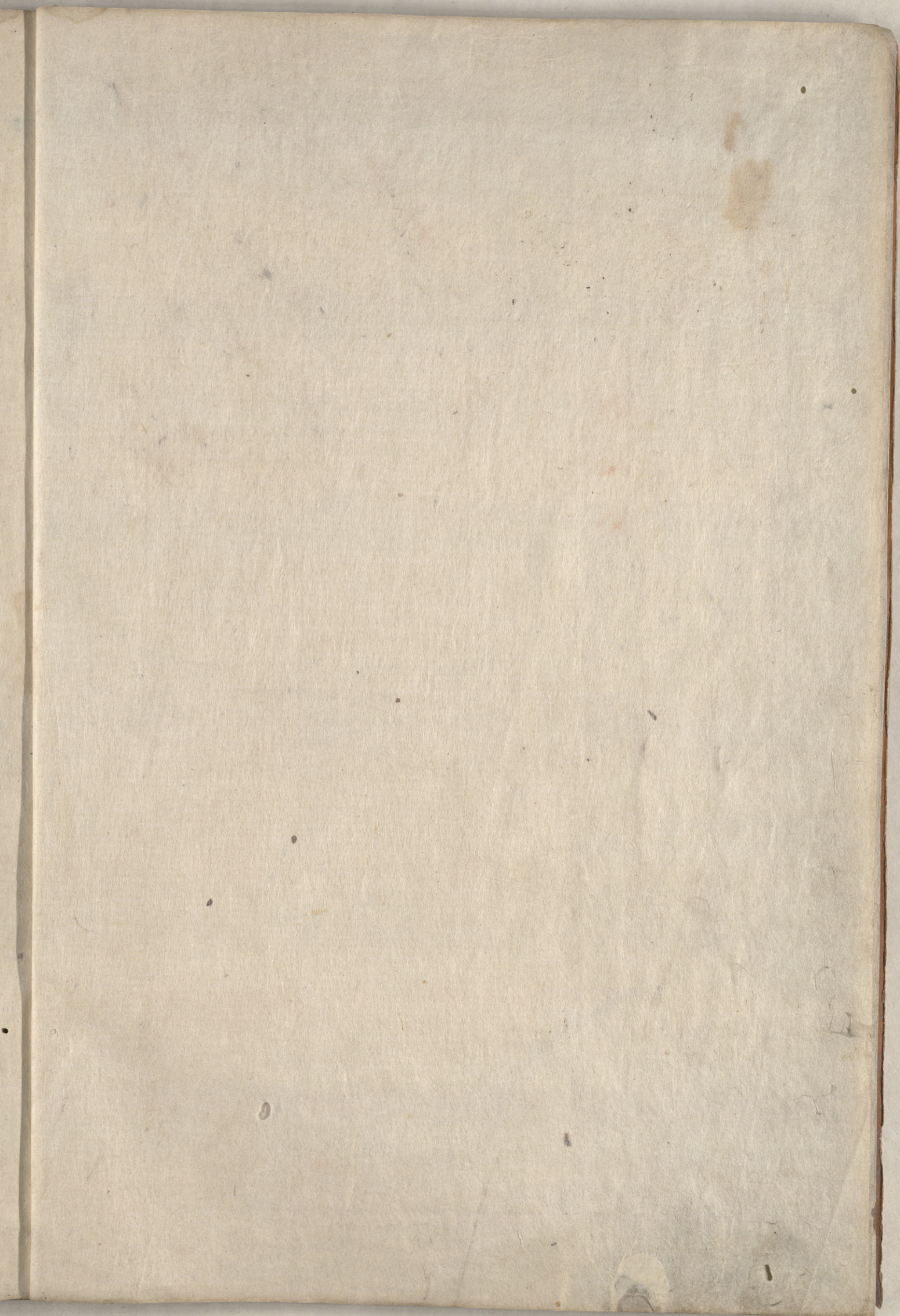
公

公

公

公

公



尚書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為保介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

殷殷既隆厥命言殷道不至故我有周既受天下喪土於殷

有周殷已隆失其王命我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發興之跡必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

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敢寧于上帝命數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

不取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

天之威而勤民使無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

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惟衆人在家不知共有在

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矣天命

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

不易天難諶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

德者乃其隆失王命不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予小子且繼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正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

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

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

我留佐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故已

樂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

謂致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衛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

保衡言天下所在太戊太甲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若

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率惟茲有陳

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

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

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天才事惟多ク純シ佑シ命ヲ則シ商シ實シ百シ姓シ殷シ禮シ配シ天シ天シ惟シ大シ

家シ百シ姓シ豐シ實シ王シ人シ罔シ不シ秉シ德シ明シ恤シ小シ臣シ屏シ侯シ

甸シ自シ湯シ至シ武シ丁シ其シ王シ入シ無シ不シ持シ德シ立シ業シ明シ息シ

臣シ且シ憂シ得シ人シ矧シ咸シ奔シ走シ惟シ兹シ惟シ德シ稱シ用シ又シ厥シ

辟シ王シ猶シ秉シ德シ憂シ臣シ況シ臣シ下シ得シ不シ皆シ奔シ走シ故シ一シ

人シ有シ事シ于シ四シ方シ若シ卜シ筮シ罔シ不シ是シ孚シ一シ人シ天シ子シ

德シ故シ有シ事シ於シ四シ方シ而シ天シ下シ化シ公シ曰シ君シ奠シ天シ壽シ

平シ格シ保シ又シ有シ殷シ有シ殷シ嗣シ天シ滅シ威シ言シ天シ壽シ自シ平シ

服シ如シ卜シ筮シ無シ不シ是シ而シ信シ之シ也シ君シ臣シ務シ

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今汝永念則有固丁巳上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公曰君爽在昔上帝

割申勸寧主之德其集六命于厥躬其身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是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文王庶幾

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

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

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佑文
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

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
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

良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德蹈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亦如德蹈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

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
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
武王有祿
武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
後

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救其敵

謂誅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使布冒今在子小子且畧游大

川予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_レ在位誕無我

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

王同於未_レ在位即政我留救罔勗不及者道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

救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獲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

能格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疆惟休亦大惟艱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

窮惟美亦大惟艱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公曰前

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

度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

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勗配王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公曰

君告汝朕允カニシラ告汝以我カニシラ保與其汝克敬以予カニシラ

監于殷喪カニシラ大否カニシラ我カニシラ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カニシラ

不戒カニシラ肆念我天威予不允カニシラ惟若茲誥予惟カニシラ

曰襄我二人カニシラ以殷事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カニシラ

惟曰當因我文カニシラ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カニシラ

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カニシラ言汝行事動當有所カニシラ

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カニシラ其汝克敬德明我カニシラ

後民在讓後人于丕時カニシラ賢人在禮讓則後代カニシラ

將於此道。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周家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公曰

君子不惠若茲多諾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順若此多諾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祗若茲

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 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没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

不命子罪 作蔡仲之命冊書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

字因以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

時王崩 君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誅殺囚謂制其出入

乘言少管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為衆

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高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以為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
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

侯二卿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

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王若曰小
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予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
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
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
故我命汝為諸

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



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爾乃

邁迹

汝乃行善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迹用汝身

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率乃祖文

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

違命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爾其戒哉

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懋乃攸

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以康濟小民率自中

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

辨無取善小聰明作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

則其常度必斷之以義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數而勅之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

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政淮夷

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作成王政夷徒奄

之政令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而徒其

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言將徒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代奄在宗周誥庶邦誥以作多

方多方衆方天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

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遷至

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

大道告四方稱周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

紂暴虐以取亡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念寅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勅念十

謂大異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有夏桀

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
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
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乃爾攸

聞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所施教麗施也言昏昧

有夏因甲于内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
亂之内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率於人眾無大
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

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

民故亦惟

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桀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

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不界丁亥純大也

命湯刑絕有夏惟通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

克カ求于多享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

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

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

所以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慎勸善其人雖

刑亦用勸善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善用勸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

克用勸 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

能善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ツケシ嗚呼王若曰誥ツケシ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スレ數而順其事以告ツケシ

自棄桀桀縱惡故誅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ツケシ

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ツケシ乃惟汝君紂用ツケシ

汝衆方大為過惡者失謀天之命惡乃惟有ツケシ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ツケシ更ツケシ

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ツケシ

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ツケシ

天無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ツケシ後王紂逸豫ツケシ

恣無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

善故天惟下是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九

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惡聖人言桀紂非實在狂愚以不念

毒故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大

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臾湯之子孫莫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

言無可聽武王服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喪二年還師二年

開厥顧天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惟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衆方

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克堪用德惟
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

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天惟式教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

我用休簡尹爾多方故惟用教我用德之

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今我曷敢多誥我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管蔡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誠信

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

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

六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

命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

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

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胥播天命

是汝乃不大居安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我惟時其教

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信于正道故其教

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

并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
乃有不用我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已至再三汝其有

不用我命我乃天下誅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寧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

誅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
暨殷多士

而以道告汝眾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
殷眾士今汝奔走越

惟育育胥伯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大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
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

明是汝惟能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勤汝職事

在乃位亦則用敬恭常在汝竹克閱于乃

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汝能使我

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
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善得反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邑里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大九迪簡在王

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大九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簡

汝事有所服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數而

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爾乃

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狄爾土若爾乃為逸豫頗

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王曰我不惟多

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徒之

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又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誥汝

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周公為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順古道書禮致敬告成王言嗣用咸

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
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
王皆左右近臣且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
古之人迪知憂得其人者少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古之人道
惟有夏禹

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
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識信於九德之行
乃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者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教其君以立政君矣

成

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
氏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待其

人則此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惟君矣

無義民乃非居賢人于眾官若此則乃能三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

吾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桀德惟乃弗作往
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
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

德之入故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
絕世無後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乃用三有宅克即
大賜上天之先命王天下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
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



又曰能用剛柔止直三德イウククニ嚴惟丕式克用三タカ

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其在簡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

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鳴呼其在方

受德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

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乃惟刑與暴德之人同其國並為威虐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為過德

賢小任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上

萬姓華夏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

天無親佑自德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放文武之道大行以

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

以敬事上帝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又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携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

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太史尹伯庶常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

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廬烝三亳阪尹蠻夷微廬之表帥及

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

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文王罔攸蕪于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

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賢是訓用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

哀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亦越武王率惟救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

奉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

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嗚呼孺子丑並受此天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矣數推子今以爲王矣不繼自今我其立政可勤法祖考之德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自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

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

慎時則勿有聞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

有以代之言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故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咸告孺子王矣美言皆以告維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以正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

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國則罔有立

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湯亦

不順於德是使其若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文告

王之予孫言維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

司之收夫其獨言眾獄有司欲其克誥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方

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

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六烈能使

賓服所以見祖之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惟克用常人不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周公若

曰太史順其事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

國言主獄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

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

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

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
注四千七百二十五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